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视角下 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分析^{*}

柳丽娜

(安徽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关键词: 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适时反应;自我再制

摘 要: 互联网+时代,教师陷入角色泛化、职业边界模糊化,以及在教育过程中主导作用被弱化的困境。依据卢曼社会系统理论,系统与扰动是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的成因,即相对独立的教师系统遇到互联网+的扰动,引发了互联网+时代对教师角色的新需求与教育传统对教师角色限定的矛盾,以及教师系统自我再制的需要与教育传统对教师角色要求之间的矛盾。适时反应与自我再制是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突破的路径,即互联网+时代的教师能够根据环境的扰动适时作出反应,互联网+时代的教师系统能够实现自我再制。

中图分类号: G525.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8)03-0146-05

Analysis of Teachers' Role Dilemma in Internet+ Era from Perspective of Luhmann's Social System Theory

LIU Li-na (College of Education)

人们由于可以同时处理多种事情而赢得时间。^[3]^[16]正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教师角色带来了冲击与挑战，使得教师陷入了暂时的困境。本文试图以卢曼视角分析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的困境。

一、泛化与弱化：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的困境

自古以来，教师就是知识传授者。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对专业知识的深度到广度，教师不再是了解、掌握专门知识的一流专家，人们对各类知识的学习途径越来越广泛，各类知识的学习成本远低于传统教育，甚至可以通过搜索引擎从对知识的初步猜测到对知识的深入理解，教师职业的神圣感。因此，在互联网时代，教师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教师职业的专业性在下降。传统教育中，教师是知识的权威，是学生对知识的唯一来源。但在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网络搜索自己关心的问题，不需要经过教师的研究和筛选。其次，教师职业的权威性在下降。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一代是知识的重要源泉，甚至已经超过了教师。今天，我们提倡学习方式的转变，提倡随时随地开展自主学习的模式。在 2017 年中国教师发展论坛上，教育部提出了“各性质质的教育提供者”^[4]。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其主导作用正在被削弱。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其主导作用正在被削弱。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其主导作用正在被削弱。

应再成为大的分析，提出疑问。在于把握。树。次。专家、传播除专有所建主对其。师。教

职业的依据。是看这种职业。教师职业。力工具以教育对象展教育教业社会功高。互联固定模式、师职业的劳都呈现出了

无边化趋势，教师职业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教师职业的边界也被模糊化了。

(二)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所谓教师主导就是教师对学生起引导作用的一种教育影响力，集中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引导、领导与组织”。在互联网+时代，教师与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关系，由于互联网因素的加入而发生了变化。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其主导作用正在被削弱。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其主导作用正在被削弱。从教师的角度来看，其主导作用正在被削弱。

第一，教师在学生知识学习方面的主导作用被削弱。互联网+时代，由于互联网承载内容的丰富，使得支撑传统教育中教

“教育服务”“教育”“教育”的人，他们不是真正的“老师”。

“福柯”除了是“教育者”的角色，一种社会角色，属于专业知识分子。“福柯”“专业知识分子”的概念，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不

威”，主导作用被弱化。

第二，教师在学生“三观”形成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被弱化。教师职业要求教师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在教育过程中，“经常会在事实上以对反思的阻抑、对批判的禁止、以及对创新的控制为代价。”^[5]互联网+时代，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呈现于学生面前，由于教师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三观”并未定型的学生认为教师仅仅是主流价值观的传道者而抗拒接受其主张，使得教师的主导作用被弱化。

第三，教师在学生教育结果可控性方面的主导作用被弱化。传统教育中，教师面对学生成长的自变量主要有受教育者自身、家庭、社会等因素，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已经在学生自身、家庭、社会等所有因素上附加了其影响，这使得本就复杂的自变量更加复杂，而“教师当然代表不了学生外在环境和教育的全部，但却像一个聚光镜一般，把外部环境和教育对学生提出的要求和提供的条件，集中起来发挥影响”^[8]，这使得学生接受教育的结果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不可预测，与传统教育对学生教育结果的可控性相比，其主导作用被弱化了。

二、系统与激扰：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的成因

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 1927—1998）认为，世界是一个大的系统，而这个大的系统是由无数个小系统组成的，系统本身如同细胞，对系统而言，自身之外皆为环境。“每个系统都在系统（即元素与关系）以及它的环境（即一切不属于系统的东西）之间画出一条清楚的界限。”^{[9]28}教育是一个系统，也是由多个子系统构成，虽然每个子系统都是独立的，但它们可以相互沟通，系统存续的动力正是对其自身之外的环境激扰的反应与应对。教学系统是教育系统中重要的子系统，教师是构成教学系统中“教师—学生”这个互动系统的元素，与此同时，“教师”本身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也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子系统。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本身既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也是教育系统、教学系统、“教师—学生”互动系统与教师系统的环境。

卢曼认为，系统既是封闭的也是开放的。

“一个开放性系统并不必然地要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状态，反而可以只达到一个内部平衡的稳定状态，而这个状态本身又是可变的、可瓦解的及有时间性的。‘一个开放性系统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在其中进行着构成元素的流入、流出及交换。’……介于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交换过程，以及将元素间内在关系加以改变的能力，使得开放性系统在状态改变、元素流失及元素新生的情形下仍能自我维持。”^{[9]30}教育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它的维持与进步不仅要依靠系统内部的运作，同时也需要与系统的环境发生作用。虽然系统不与环境发生输入与输出关系，但系统对环境的适应与改变的过程就是系统对环境的激扰产生反应、适应与改变的过程。

教师角色之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出现泛化及功能弱化现象，原因就在于作为教育系统元素之一的教师，在应对环境对其激扰的情况下，必须作出反应的需求与教育传统中对教师角色的限定之间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又可从外部环境与教育系统内部来分析。

（一）教师角色的新需求与教育传统对教师角色限定的矛盾

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生活的广泛和深入渗透，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因此，为了让大多数人能够跟上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

此，单一的传统的课堂教学已不能满足学习型社会对人们多方面知识的快速扩充与能力的快速发展的需求。教育系统为了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个环境的激扰作出适当的反应，就必须在课堂教学之外通过其他的途径满足人们对自我发展的要求，弥补学校教育 with 课堂教学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承担教育功能的主体范围被扩大，教师角色的泛化就成为必然。

（二）教师系统自我再制的需要与教育传统对教师角色要求之间的矛盾

教师系统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具有社会系统的特性，它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组织持存的方式是自我再制。卢曼认为：“自我再制的进行方式是，这些构成体自己生产及制造出构成它自己（即构成体）的组成部分（Komponente, Bestandteil），也就是说，构成体持续地透过自己特有的运作来制造出特有的组织。我们必须这么想：组成部分在一个循环式过程中彼此互动着；同时，系统也持续地制造出组成部分，而这些组成部分对系统的维持是必要的。”^{[9]63} 系统的自我再制是一个循环系统，作为具有开放性的社会系统，它的这种自我再制并不是封闭性的自我循环，而是系统在受到外界激扰后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动态循环。由于互联网这个环境的激扰，自我组织对环境的适应与改变是系统自我再制的必要前提。可见，教师系统在互联网系统的激扰下是必须自我再制的，而自我再制不是简单的、单向的循环过程，应该是一个螺旋式的、复杂的改变自身后的再制过程。然而，现实中无论是传统教育中提倡教师角色的主体性与权威性，还是现代教育中提倡教师角色的主导性与互动性，都只是对教师角色这个元素进行非此即彼的简单改造，并不符合教师系统自我再制的需求。教师系统自我再制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由于现实中对教师角色改造的简单化处理，必然呈现出教师角色功能弱化的特征。

三、适时反应与自我再制：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困境的突破

互联网+时代，教师角色已经不仅仅是师生教学互动系统中的一个元素，应该将它自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系统去看待，既然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它就应该具有以下特征：

（一）教师能够根据环境的激扰适时作出反应

互联网本身是变幻无穷、包罗万象的，“它是如此之快——就像你跪着种下一棵树的种子，然后在你还没来得及抬脚起身的时候，它就已经茂盛到吞没了整个村庄”（詹姆斯·格莱客，James Gleick），因此，我们唯一可以预知的是，不仅你、我，整个世界都将互联互通，并且数字

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进而使系统衰弱或消亡。互联网+时代,教师系统必须在应对互联网系统的激扰下实现进化,在教育教学理念、教育教学方法、教师专业成长、教师培训等方面正视互联网带来的影响,使互联网成为其有利的工具和手段。随着时代的进步,工具和手段会在技术革新的进程中不断演进,人类本身也会由于工具的进步而发生变化。教师工作的对象是人,针对人呈现出的新特征,教师应该合理利用互联网传播的某一专业领域知识作为教育教学的补充;合理利用学生对互联网的强烈关注甚至是依赖,创新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通过帮助学生甄别网络虚拟世界的真与伪、对与错、善与恶,潜移默化地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教师系统才能通过自我再制呈现出新的样态,从而实现自我进化。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带给教师的不应该只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教育教学行为,不只是它带来了多少便利和创造了多少经济价值等问题,更应该指向教育对象,指向教育对象能否获得身心的健康、健全成长。当下,面对互联网+的冲击与挑战,教师陷入了暂时的困境,但只要正视环境的激扰,作出适时适当的反应,就能够推动教师系统自身的进化,实现在育人中育己,在育己中育人,获得专业的成长与人格的完善。

参考文献:

[1]:袁帅.“互联网+”还是“+互联网”,4G尚未普及,

“+”的路还长[DB/OL].(2015-07-28)[2017-12-20].<http://www.zhihu.com/question/33545703>.

[2]:郭先红.“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批判路径分析——以西方理性主义嬗变史为视野[J].云南社会科学,2016(2):25-29.

[3]: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M].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4]:未来教育需要什么样的教师[DB/OL].(2017-10-17)[2017-12-20].<http://news.sina.com.cn/o/2017-10-17/doc-ifymvece2251217.shtml>.

[5]:吴康宁.教师:一种悖论性的社会角色——兼答郭兴举同志的“商榷”[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3(4):1-8

[6]:张学敏,张翔.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异化与转型——基于社会分工演进的考察[J].教育研究,2011(12):68-72.